

心結

中六禮 岑諾怡

「1914年英國加入歐洲戰場，一戰就此拉開了序幕……」生硬的讀書聲在我耳畔縈繞著，我勉力地睜開沉甸甸的眼皮，客廳柔和的燈光透過門縫打在爸媽身上，照亮了房間，也照亮了我的心房，我心中的結仿佛也奇妙地鬆開了，一股暖流滑進我的嘴巴，暖暖的、鹹鹹的。

小時候我便知道我的父母與別人的父母不一樣，作為藍領的父母，為了養家活口，總是早出晚歸，披星戴月，每次來幼稚園接我的人不是爸媽，而是被他們拜託的鄰家大嬸。當他們下班，終於醒起自己有個女兒的時候，便會來大嬸家接我，一旦回到那個沒有人煙氣息的家，他們拋下一句：「去睡吧！」，自己便倒頭就睡。看著父母緊閉的房間，仿佛仍有一絲光線從門縫透出，裡頭傳來的呼嚕聲讓我深信門不會再為我打開，我只好抱著老師叫我們與父母一起看的故事書回到房間，一字一句地唸給自己聽，每次我也無法完整地讀完一本故事書，不是因為書中文字艱澀難懂，而是我邊讀邊不禁飲泣，每每都累得倒頭大睡，臉龐上殘留的淚痕和心中難掩的陣痛是唯一陪我入睡的夥伴。童年的我，得不到想要的愛，是如此早熟卻又內心敏感脆弱。

就這樣，秒針追趕著分針，分針追趕著時針，一眨眼，我便升上了中學，那種如繩結被拉緊的痛並沒有隨著我長大而得到緩解，反而日益惡化，每當我聽著朋友們討論自己與父母的快樂回憶時，我總是啞口無言，我的父母從來沒有為我搞過一次生日會，有的只是老土的紅雞蛋。這樣的話卡在我的喉嚨，怎樣也說不出來。看

著她們興高采烈地討論，我不忍打斷話題，只好任由不甘、對她們的羨慕在心中滋生，恣意地把自己吞噬。與此同時，對父母的怨懟也日益加深。雖然隨著生活逐漸變得小康，他們也不再頻密加班，我們的交流仍被我狠狠地切斷。每當我打斷他們想對我說的話，每當我把房門緊閉，每當我以冷漠的態度對他們，我心中便起了報復的快感，但往往這種快感很快便被心中的痛所沖淡，不快樂、孤獨的童年儼如很早便形成了一個結，剪不斷、理還亂，與悲傷、不忿死死糾纏。痛仍舊存在，只是我更懂得掩飾罷了，這不是我想要的家和父母。

到了中六，我挑燈夜讀，無論多麼辛苦，我都咬緊牙關捱過去了，這份強大的毅力來自想逃離這個家的決心。只要考好文憑試，只要考上大學，我便能擺脫那種痛，我一直這樣與自己說道。可能天也看不慣我這不純的動機，誓要懲罰我，臨近考文憑試前幾個星期，我生了場大病，發燒又失聲，醫生說要臥床一星期，無論我有多不情願，我的身體虛弱得不能獨自下床，遑論是溫書。

照顧我的責任落在了父母的頭上，他們特意請了一星期的假，從早到晚，從食藥到梳洗，無一刻不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。看著他們為我忙碌的身影，我感到很新奇，心中有一絲絲陌生的情感湧出，溫暖得使我並不想排斥。房門被打開，進出的皆是他們的身影。

雖然如此，文憑試臨近的壓力仍是令我感到焦慮，終於有一天，父母察覺到我頻頻望向擱在床邊的筆記，其實他們知道我有多重視這場考試，爸爸一副下定決心的樣子，輕聲問我：「一心，不如我和媽媽輪流讀書給你聽，這樣你也能邊修養邊溫習。」我沒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爸爸，居然會提出這種建議，不待我答應，他便

拿起了我的筆記，開始朗讀：「1914年英國加入歐洲戰場，一戰就此拉開了序幕.....」毫無高低起伏的朗讀聲，生硬得很，乍耳聽起來還有些可笑，一聽便知道他沒有講故事的經驗.....但不知為何我卻笑不出來，反而是視線開始變得模糊，鼻子有種堵塞感，而淚水也快要溢出眼眶，父母被突然哭泣的我嚇得手忙腳亂，左一句「你餓了嗎？」，右一句「是哪裡不舒服嗎？」我小時候一直渴望得到的關心，就在這刻得到了！想到這裡，情感的洪流衝破了理智的堤防，我哭得更厲害了，面對他們的詢問，失聲的我只能頻頻搖頭回應他們，滿佈淚痕的面頰下的是被釋放的心靈。

一個「床邊故事」偷走了我的童年，蒙蔽了我的視野，關掉了我的心門，事實上，是我一直固執地希望得到我想要的父愛母愛；卻看不到父母一直以他們的方式給予我愛。我可想過我一直怪罪的父母也曾試圖敲響我的心門，試圖重新與我建立關係，試圖彌補昔日的過錯，我只是一味因怕再受傷害而拒絕，逃避，心中的結不但沒有解開，反而越打越緊，難分難解，每日每夜折磨著我，父母不完美，我可是完美的女兒？原諒他們，何嘗不是原諒自己？這固執是時候放下了。有時候，捨，比留更需要勇氣。

心中的痛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釋懷和喜悅，房門透進了光，那般和熙，溫暖。

自此之後，我終於解開了心結。